

宋元通鑑

第廿二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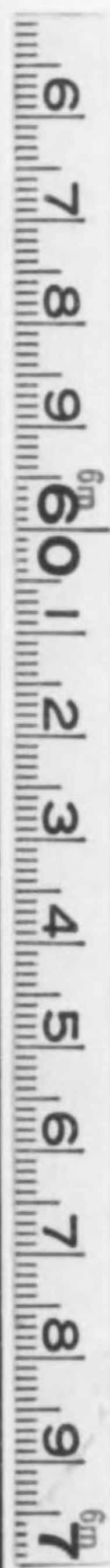
特279-276



特279

-76

第四百廿六號



始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九

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更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五十九

丁未正月起  
至四月止

欽宗二

靖康

二年、金天會五年

春正月辛卯朔帝朝太上皇于崇

福宮粘沒喝遣其子真珠同虜使入人入賀帝命濟

王栩如金營報謝 壬辰遣聶昌耿南仲陳過庭出

割兩河地降金民堅守不奉詔凡累月止得石州

甲午詔兩河民開門出降金民猶不肯 巳亥陰曠

痛哉守  
之民住宦  
無耻小民  
有心

風迅發、夜西北陰、雲中有如火光。庚子、金人索金銀急、且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臬李若水以爲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傳謝克家輔太子監國、而與臬若水等復如青城。唐恪聞之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閣門宣贊舍人吳革亦白臬曰：「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虜計。臬不聽。帝出城，百姓數萬人挽車。駕曰：『陛下不可出。』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曰：『皇帝旦去暮即返矣。』百姓投瓦礫擊之。瓊遂以刃斷挽者之手。車駕至郊，張叔夜猶叩馬而諫。帝曰：『朕爲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衆皆哭。帝回首以

吳革

字呼之曰：『嵇仲努力。』丙午，割地使劉幹至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正館之僧舍，謂幹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幹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歿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正代，與其徒歿，不若北去取富貴。』幹仰天大呼曰：『有是乎？』乃手書片紙曰：『忠臣不事二君，必歿矣。』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燕人歎其忠，瘞之壽聖寺西岡上，遍題窓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幹字仲偃，建州崇安人，舉進士，爲豐城尉，歷延康殿學士、兩河宣撫副使，莊重寬厚，臨大事則毅然不可奪。初在西

劉幹  
歿節

州爲童貫所知故首尾預其軍事及以忠歿論者不復短其前失云副元帥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楸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荅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歿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歿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

王孝忠死戰

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西遼主大石引兵東還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獼虎思幹耳朶改元康國以蕭幹里刺爲都元帥率騎七萬東征以青牛白馬祭天誓衆興復幹里刺行萬餘里無所得牛馬多歿勒兵而歸大石曰皇天弗順數也帝自如青城都人日出迎駕粘沒喝幹离不留不遣太學生徐揆詣南薰門以書抵二酋請車駕還闕其略曰管楚莊王入陳欲以爲縣申叔時諫復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歲之下猶想其風采本朝失

徐揆

為君而屈  
較然諱然

信大國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郡城失守社稷幾亡而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靈幾歿而活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存陳之功未能有過我皇帝親屈萬乘兩造轅門越在少莽國中喁喁跂望屬車之塵者屢矣道路之言乃謂以金銀未足故天子未返揆竊惑之今國家帑藏既空編民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無不輸之公上商賈絕迹不來京邑區區豈足以償需索之數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以金帛之故留質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無擇元帥必不為也願推惻隱之心存始

揆死節

終之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緩以時日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人奉獻則楚封陳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見書使以馬載揆至軍詰難揆厲聲抗論為所殺揆衢州人靖康元年試開封為舉首未及大比而遭國難云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為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虜犯蔡州知鄂州崇陽縣李涓持兵入援至城下與虜戰創甚猶被血以戰死之涓字浩然潞州上黨人崇矩之後駙馬都尉遵勗曾孫也以蔭為殿直召試中書易文階至是歿節上官有忌涓者誣涓遁去蔡人以其尸

李涓  
死戰

白之。贈朝奉郎。金人根括津搬絡繹道路，上遣中使歸云：朕拘留在此，候金銀數足方可還。於是再增侍從郎中二十四員，再行根括，又分遣搜掘戚里宗室內侍僧道伎術之家。凡八日，得金三十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衣段一百萬，詔令權住納時根括。已申了絕。二月，軍前取過教坊人孟子著，內侍藍折鑿官周道隆等各有窖藏金銀，乞差人搜取。二酋大怒，遣金牙郎君來責云：少尹已稱盡數發絕，何由尚有藏匿？遂發所窖，於是開封府復立賞限，大行根括。凡十八日，城內復得金七萬五千八百兩，銀一百十四萬

五千兩，衣段四萬八十四匹，納軍前。粘罕以金銀不足，殺提舉官梅執禮、陳知質、程振安、扶四人。胡唐老、胡舜陟、姚舜明、王坦各杖數百，乃下令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銀或尚未足，當縱兵。於是再括。丁巳，金人索郊天儀制及監書圖籍印板。戊午，金人索大成樂器、太常禮制器用，以至棊碁博戲之具、珍竒圖書等物，悉置金營。凡四日乃止。二月辛酉朔，帝在青城。丙寅，金人塹南薰門路，人心大恐。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玠、吏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爲人主者。孫傅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爾。若立異

通鑑卷五十九  
姓。吾當歿之。上表金人請立趙氏不報。金人邀上皇出城詣軍前。上皇將行。張叔夜諫曰。今上皇帝一出。不可復歸。陛下不可再出。臣當率勵精兵。護駕突圍而出。庶幾僥倖于萬一。縱虜騎追之。臣當以身決於死戰。陛下或可以偷生。天若不祚宋。死于封疆。不猶生陷于夷狄乎。上皇遲疑未行。欲飲藥。爲范瓊所奪。范瓊逼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及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初。金人以內侍鄧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檄開封尹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

家爲保。毋得藏匿。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率令衣袂相聯屬而往。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粘沒。喝令鐵騎十餘守視之。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不可爲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當復顧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傳留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傳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

通鑑卷五十九 宋紀  
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囚持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傷，誤中太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歿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玠莫儔督脅甚急，范瓊以危言警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傳曰：吾爲太子傳，當同歿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傳，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當歿。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金營旬日，粘沒喝

若水死節

召問立異姓狀。若水因罵之曰：汝爲封豕長蛇，汙食上國，所需金銀之外，種種無厭。貪人土地，害我生靈，真劇賊。粘沒喝令擁之去。若水反顧罵益甚，謂其僕曰：我爲國歿職爾，奈并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搥破其唇，隤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歿。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歿義者十數。南朝唯李侍郎一人。若水字清卿，曲周人，初名若冰。以上舍登第，爲元城尉，濟南教授，遷太學博士，召對賜改今名。歷徽猷閣學士、吏部侍郎，歿年三十五。

呂中曰：李若水嘗主車駕出城者也，使其不歿，亦



通鑑卷五十九 宋紀  
在誤國之數，惟其一。死明白昭晰，故誤國之罪釋，而言忠義者稱焉。

尹焞在洛，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昇至山谷中，遂遁商州。庚辰，康王有衆八萬，分屯濟濮諸州。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總管，楊惟忠亦以部兵數千至東平。康王遣真定總管王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金人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澈齎蠟詔自汴京至。命康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康王問計於左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康王遂如濟州。既而金人謀以五

張俊大計

千騎取康王。呂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康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即宜遠避。」癸未，吳玠、莫儔復召百官議立異姓。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王時雍問於玠、儔二人，微言虜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爲然。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及孫傅置軍中，粘沒喝召叔夜，給之曰：「孫傅不立異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豈可與傅同死？」叔夜曰：「世受國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張浚  
趙鼎  
胡寅

金人皆義之。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而歿。恪字欽叟，錢塘人，為相無濟時大畧。金兵再至，許割三鎮，諭止諸道勤王兵，既預推戴，署狀而歿，不足贖也。王時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眾以立張邦昌意，眾唯唯。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為爭臣，豈容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為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蠹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吳玠莫儔持狀詣軍前，請邦

馬伸

張所  
吳倫

革及麾下  
死節

昌入居尚書省。戊子夜，白氣貫斗，咸寧宮火。三月辛卯朔，帝在青城。金人遣張邦昌入城，居尚書省，令百官班迎勸進，閣門宣贊舍人吳革謀先誅范瓊。革劫還二帝，以討邦昌。期以三月八日舉事，與謀者呂好問、馬伸、張所、吳倫等數人。又有內親事官數百人，皆以不忍屈節，立異姓，殺妻、奴、焚所居，同謀舉義。前期二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入言邦昌以七日受冊，請急起兵。革乃被甲上馬，至咸豐門，四面皆瓊黨，給革入帳，即執之，脅以從逆。革罵之極口，引頸受刃，顏色不變。其麾下百人皆歿。革字義夫，華陽

通鑑卷三十九 宋紀  
人國初勛臣延祚七世孫也少好學喜談兵再試禮部不第乃從涇原軍幹辦經畧司公事歷官武功大夫聞金人犯京嘗請帝幸秦川出兵牽制衆言已入皆不果用至是歿節 丁酉金人奉冊寶至立張邦昌爲帝國號大楚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位遂升文德殿設位御牀西受賀遣閣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皆慘怛邦昌亦變色唯王時雍吳玠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爲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百官皆加權字以王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吳玠權同知樞

密院事莫儔權僉書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邦昌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唯呂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唯王時雍每言事稱臣啓陛下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辟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邪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爲四方密諭使及金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柘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時雍秉哲并儔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時雍蜀人也在蜀爲市伍圖利人謂之楚州牙

通鑑卷五十九 宋紀  
十  
郎至是都人又號爲賣國牙郎。开儔爲虜須索朝往暮還。都人亦目之爲賣國吳牙。夏四月庚申朔。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初。上皇聞張邦昌僭位。曰。邦昌若以節<sup>不知人</sup>歿。則社稷增重。今既尸君之位。則吾事決矣。因泣下霑襟。至是。幹離不遂。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臬孫傳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等由鄭州去。而歸馮濟曹輔路允迪孫觀張澂許世勣汪藻康執權元當可沈晦黃夏卿鄧肅郭仲荀

等于張邦昌。邦昌率百官遙辭二帝于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府州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畜積爲之一空。宗澤在衛聞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

史臣曰。初。幹離不之北還也。以粘沒喝在太原。其勢未合。恐勤王之師有以乘之。既還之後。爲宋計。

通鑑卷五十七  
者宜爲遠謀而乃忽李綱種師道之言。上下相慶以爲無虞。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真定。咽喉以塞。而猶議三鎮奔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于童蔡王梁之門。無可以繫天下之望。唯以割地請和爲言。未聞有能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怪哉。

上皇離青城。金人以牛車數百乘載諸王後宮。皆胡人牽駕。不通華言。至邢趙間。幹離不遣郭藥師迎謝。

滕茂實

上皇曰。天時如此。非公之罪。藥師慙而退。幹離不又請王婉容位。帝姬與粘沒喝次子作婦。許之。至燕山館于延壽寺。帝自離青城。頂青氈笠乘馬。後有監軍隨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面號泣。至代工部。負外郎滕茂實號泣迎謁。茂實蓋嘗副路允迪出使者。粘沒喝逼茂實胡服。茂實力拒之。見者墮淚。茂實請侍舊主俱行。粘沒喝不許。帝遂由代渡。太和嶺至雲中。呂好問謂張邦昌曰。相公欲真立邪。抑姑塞虜意而徐爲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爾。女真既去。能

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夾陛。虜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勿服。車駕未還。下文書不當稱聖旨。爲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具書言于邦昌曰。伏見逆胡犯順。且逼立相公。以定國事。相公所以忍歿就尊位者。自信虜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亦以相公必定趙孤也。今虜退多日。吾君之子。亦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

以爲外挾強虜之威。使人遊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爲久假不歸之計。一旦喧闐。孤負初心。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太后命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勤王之師。以示無間。一應內外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取。埃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而福。不然。伸有歿而已。必不敢輔相公以爲叛臣也。自邦昌僭立。凡言事者皆用君臣之禮。至馬伸始貽書稱太宰相公。書入邦昌氣沮。甲子。張邦昌尊元祐皇后爲宋太后。迎居延福宮。遣人至濟州訪康王。其策太后語有曰。尚念宋氏之

尊宋太后

通鑑卷五十九 宋紀  
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入西宮故事。識者有以覘邦昌之意。非真爲趙氏也。郭京自京城走。沿路稱撒豆成兵。假幻惑衆。至襄陽有衆三千餘。屯洞山寺。欲立宗室爲帝。錢蓋王襄及張思正等止之。不從。會有自京城來。具說京誤國事。思正囚京刺殺之。呂好問謂張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鼻致討。悔可追邪。宗室子崧知淮寧府。聞二帝北遷。與江淮經制使翁彥國等誓衆登壇。歃血同獎王室。康王遣使擢爲大元帥府參議官。子崧

趙崧

翁彥國

又移書訶斥張邦昌。使其反正。并曉王時雍等。辭指激切。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奉迎。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它日噬臍悔無及矣。徐秉哲從旁贊之。邦昌不聽。克家至濟州勸進。康王不許。張俊曰。大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早正大位。旣而邦昌又遣蔣師愈等持書詣濟州。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爾非敢有他也。康王復書與之。而諭宗澤等。以爲邦昌受僞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篡亂踪跡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悉

俊澤決大計

卷五十九

宋紀

十四

通鑑卷五十九 宋紀  
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好問亦遣人來言。大王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邦昌又遣謝克家及王舅忠州防禦使韋淵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復以手書諭太后曰。元祐皇后。庚午。太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以俟復辟。以馮澥爲奉迎使。邦昌自稱權尚書左僕射。率百官勸進而退。居于資善堂。謝克家等至濟州。康王慟哭受寶命。克家還京。辦儀物。俾主嗣統。皇后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稜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

太后聽政

汪藻草制

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今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歿爲辭。然事迫于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癯之質。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



此等文字  
亦是口代  
天言是有  
宋大手筆

朱勝非

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  
茲唯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  
至計庶臻小愒同底丕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于  
吾意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天  
請康王即皇帝位會宗澤及權應天府朱勝非來言  
南京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康王遂決  
意趨應天府既發濟州鄜延副總管劉光世自陝州  
來會康王以光世為五軍都提舉西道都總管王襄  
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皆以師來會康王至應天府  
邦昌來見伏地慟哭請死康王撫慰之王時雍等奉

乘輿服御至羣臣勸進者益衆康王命築壇于府門  
之左擬以五月庚寅即皇帝位

宋元通鑑卷第五十九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六十 丁未五月起至十二月止

高宗一

即位金陵

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康王登壇受命畢慟哭遙謝

二帝遂即皇帝位于應天府治改元建炎大赦其詔

畧曰惟孝弟可以動天惟憂勤可以成務惟恭儉可

以富民惟兢畏可以保國惟大公可以悅人惟至仁

可以安衆惟來讜論屏側言可以達聰惟近正人遠

宜更云孝弟以恢復為本

通鑑卷六十一 宋紀  
寵佞可以成德。庶幾降監，俾復父母宗族。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筆廢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容受直言，斥去浮靡，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僭正。尚慮羣臣狃於故習，有以奇巧獻，有以祥瑞聞。大臣蔽賢，有舉非實，蒙諫懷慝，有言不盡。凡此之屬，必罰無赦。其張邦昌及應于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叙。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辛卯，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尊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太后，遙尊韋

氏爲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爲皇后。壬辰，帝問宰執何以處張邦昌，黃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貸，然爲金人所脅，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帝曰：「朕欲馭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歸寶，避位之意告之，遂以張邦昌爲太保，封同安郡王，尋詔邦昌宜如文彥博故事。」一月兩赴都堂參決大事，又加太傅。癸巳，耿南仲罷。甲午，召李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初綱再貶寧江，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爲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命即帥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趨

首倡邪說

明主

斬顏岐范  
宗尹便是  
第一新政

趕行在所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又遣人封其章示綱覬沮其來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于實有震主之威帝亦不聽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攀附之勞擬必為相及召李綱于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蒞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

張換

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為法粘沒喝等既去留萬戶銀木可屯太原副統韶合屯真定婁宿圍河中蒙哥進據磁相渤海大撻不也圍河間帝命馬忠及忻州觀察使張換將所部合萬人自恩冀趨河間以襲之乙未馮澥罷以呂好問為尚書右丞初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後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衆矣綱乃止曹輔卒輔字建德南劍州人舉進士歷秘書省正字自

宣和諫帝微行貶柳州凡六年靖康初召復歷僉樞密從二帝留金尋歸至是卒詔厚恤其家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置御營司主行幸總齊軍政命黃潛善兼御營使汪伯彥副之而以王淵爲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忠爲左軍統制張俊爲前軍統制楊惟忠主管殿前公事庚子罷耿南仲言者謂陛下欲進兵京城爲南仲父子所沮上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命安置南雄又論主和誤國罪竄李邦彥于潯州

吳敏柳州蔡懋英州李棬宇文虛中鄭望之李鄴于嶺南諸州望之鄴皆使虜請割地者丙午詔以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廟有大功而姦臣造言誣謗著於史牒令國史院據實修正播告天下於是蔡確蔡卞邢恕皆追貶之初張叔夜聞金人議立異姓謂孫傳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酋請立太子以從民望二酋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請如初被虜北去叔夜在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其粟至是從淵聖度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扼吭而死叔夜字嵒仲開封人侍中耆之孫

張叔夜死節

也。以蔭入官。歷僉書樞密院事。卒年六十三。謚忠文。  
何棗。孫傳。從淵聖至燕山。相繼卒。棗字文縝。仙井  
人。政和五年進士第一。擢秘書省校書郎。以至宰相。  
傳字伯野。海州人。舉進士。中詞學兼茂科。亦由校書  
郎。以至尚書右丞。同知樞密院事。宋史臣謂二人皆  
疎俊之士。而器質窳薄。使當重任。於艱難之秋。宋事  
蓋可知矣。欽宗之再請金營。棗實誤之。傳匿太子之  
謀。甚疎。而信任郭京。其事尤謬。貽笑千古。二人之歿  
皆不足。以償其平日之失也。金人陷河中府。及解  
絳。慈隰諸州。時馬忠張換追襲金人于河間。黃潛善

孫傳不終

相不得人  
狼狽至此

此最可恨

郝仲連父  
子死節

等復主和議。請遣宣義郎傳雱為祈請使。又令張邦  
昌作書貽二酋。仍用靖康誓書畫河為界。且下令不  
得下赦文于河東北。及河中府。追襲兵詔屯大河之  
南。應機進止。至是。婁宿以重兵歷河中。守臣席益遁  
去。權府事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  
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皆不屈而歿。仲連。昌  
元人。庚戌。以宗澤知襄陽府。澤見帝應天。陳興復  
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丙辰。安置監  
察御史張所于江州。初。靖康中。所以蠟書冒圍募河  
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弃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

張所

謙還汴

通鑑卷六十一 宋紀五  
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震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擊。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言其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于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所又言黃

衛膚敏

潛善姦邪，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欲留之。故罷所，以衛膚敏為起居舍人。膚敏言：前日金人憑陵都邑，失守，朝臣欲存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它皆屈節受辱，不以為耻。甚者為敵人斂金帛，索妃嬪，無所不至。求其能詐楚如紀信者，無有也。及金人偽立叛臣，僭竊位號，在廷之臣逃避不從，及寇退歸，為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它皆委質求榮，不以為愧。甚者為叛臣稱功德，說符命，主推戴之議，草勸進之文。無所不為。求其擊朱泚如段秀實者，無有也。今陛下踐祚之初，苟無典刑，何以立國。凡前日屈節敵人，委

通鑑卷六十一 宋紀  
質偽命者宜差第其罪大則族次則誅又其次竄殛下則斥之遠方終身不齒豈可猶畀祠祿使塵班列哉六月己未朔李綱至行在入見涕泗交集帝爲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于外爲天下臣民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因力辭帝命岐奉祠併出范宗尹綱猶力辭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畧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

非獨相亦不可

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晉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

三地皆宜作輔



須中書得人

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為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泛濫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日議僭逆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日議偽命謂國家更大變鮮有伏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以屈膝于其庭者不可勝數晉肅宗平賊汚偽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厲士風六日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日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于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日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

大處糊塗

書則朝廷尊九日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日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癸亥以黃潛善為門下侍郎邪正並用李綱以僭逆偽命二事留中言于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

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不得已而後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歿。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旣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

呂好問不終

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異議不同者。帝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并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李擢。孫覲。于高梅。水全。柳歸州。而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贈李若水。霍安國。劉韜官。時

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遂贈若水觀文殿學士。謚忠愍。安國延康殿學士。鞞資政殿學士。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甲子。以李綱兼御營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于上。羣臣輯睦于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

不去替善  
決不可爲

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于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

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恐弃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為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所嘗為監察御史，在靖康圍城中，以蠟書募河北兵士，應募者凡十七萬人。故綱以為招撫河北，非所不可。亮先以邊功得官，嘗治兵河朔，都城受圍

傅亮

得人

亮率勤王兵，屢立戰功。綱察其智畧，可以大用，欲因此試之。綱又立軍法，五人為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辛未，子粵生，大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為朝廷堅守，而赦

皇子生

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効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歿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間有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還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官爵。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爲官田。詔見佃者。就耕歲減租二分。戊寅。以汪伯彥知樞密院事。遣宣義郎傅雱使金軍。通問二帝。初。黃潛善白遣雱爲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爲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日

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付雱以往。且致書于粘沒喝。已卯。立沿河江淮帥府。從李綱請也。凡十有九府。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帥府兼都總管守臣。兼鈐轄都監。總置軍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別置水軍七十七將。造舟江淮諸路。壬午。以張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初。慤爲計度都轉運使。帝爲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慤飛輓踵道。建議印給鹽。

張慤

通鑑卷六十一  
鈔。以便商旅。不閱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帝即位。以爲戶部尚書。至是。乃有是拜。慈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因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兵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其法五人爲甲。五甲爲隊。五隊爲部。五部爲社。皆有長。五社爲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甲長以上免身役。所結五百人以上。借補官。有差。有功。或藝強。及都總首滿二年。無過者。並補正官。論者以其法精詳。前此言民兵者。皆莫之及。詔集爲書行之。癸未。呂好問

巡社

罷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汚僞命。不可立新朝。帝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賣帛書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它人比。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賣書於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以恩封東萊郡侯。乙酉。以宗澤爲東京畱守。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

通鑑卷六十一  
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騰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褊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緩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畱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襍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

得人

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既而金人遣使。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惑于人言。優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扎諭澤。竟縱遣之。真定懷衛間虜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宗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

季東南與入虜庭別無殊異幸東南則天下之事全去雖有四將無益于事此處不爭撫是枉然

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于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

難信難信史有識不

必書募兵不及東南

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金幹離不死幹離不聞帝即位議歸上皇以講好粘沒喝未之許會其死事遂中輟蓋粘沒喝專權吳乞買不能令守虛位而已丁亥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用李綱之言也綱上三議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兵于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為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



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于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諫議宋齊愈入對。以綱招軍買馬且挽勸民出財助國。恐致擾民。非中興之令圖也。丁亥。以張所爲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招撫司之擾。且言自置司河北。盜賊愈熾。李綱言。張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次。豈由置司。益謙非理沮。

王彥

抑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伯彥力爭。伯彥語塞。所招徠豪傑。擢王彥爲統制。時岳飛上書言。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飛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以飛爲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枝曳柴。以敗荆。莫

通鑑卷六十一 宋紀  
教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  
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馮據要  
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  
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歷境  
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秋七月己丑  
朔以王瓌為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又以錢蓋為陝  
西經制使。以許翰為尚書右丞。詔修京城畧曰  
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城及河東河北諸路已奉迎  
隆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  
臣獨留中原應在京屯兵聚糧修樓櫓治器具令留

王瓌

錢蓋

守司趣辦之。東京留守宗澤造戰車千二百乘又  
據形勝立二十四壁於城外駐兵數萬沿大河鱗次  
為壘結兩河山水寨瀨河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  
之上表曰今逆虜尚熾羣盜方興比聞遠近之驚傳  
已有東南巡幸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  
因成解體未諭聖懷不報又上疏曰陛下回鑾汴京  
是人心之所欲妄議巡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報澤  
又抗疏極言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弃之以遺  
狂虜今陛下一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  
為狂率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諭之不獨謀之一二

徽欽以死  
守社稷其  
蒙塵乃不  
幸非弃也  
若高宗幸  
東南是謂  
弃之矣

殺不為過  
但應殺者  
非止一人  
耳

大臣天下幸甚。時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潛善伯二賊彥笑以為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甲辰，右諫議大夫宋齊愈弃市。初齊愈論李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章擬再上，其鄉人嗾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偽之罪，而齊愈實書邦昌姓名以示衆者，于是逮齊愈于獄。齊愈不承，獄吏曰：王尚書輩所坐不輕，然但遷嶺南耳。齊愈引伏，遂命戮于東市。

中興大事記曰：宋齊愈之罪當從王時雍等之例，貶而竄之可也。何至是邪？琪芻陳冲王及之歿，綱尚救其死，而獨不救宋齊愈，綱於是失政刑矣。中興之初，大臣有一事之當理，則足以興起人心，有一事之稍非，亦足以抑遏人心，此所以來張浚之疏也。

乙巳，手詔京師未可往，當巡幸東南。初，李綱嘗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還行上策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至是，詔欲幸東南，避敵網，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于西北，則足

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弃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蠢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蹙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

尚書盡言

况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帝然之。丙午。詔定議。巡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李綱曰。外論洵洵。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丁未。元祐太后如揚州。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將幸揚州。以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巳酉。罷四道都總管。丙辰。閣門宣贊舍人曹勛以上皇手書至自金。時上皇在燕山。謂勛曰。我夢

策雖未必  
果善亦臣  
子為君父  
至念

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  
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縮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  
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  
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  
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康王夫人邢氏聞  
勛南還亦脫所御金環使內待持付勛曰幸為我白  
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  
衣進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  
境奉上皇由海道歸汪伯彥黃潛善難之出勛于外  
關中盜史斌僭號於興州 命都統制王淵劉光

又分氣力

禦盜

世韓世忠張浚分討江淮羣盜自宣和末羣盜蠢起  
至是祝靖薛廣党忠闇僅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  
李綱言今日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  
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致疑正當以  
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分揀凡潰兵願歸  
營與民農願歸業者皆聽所發至數萬其它以新法  
團結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  
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皆擁兵數萬而拱州之黎驛單  
州之魚臺皆有潰卒數千為亂綱以招安則彼無畏  
憚勢難遽平乃白遣淵等分討之既而光世遣部將

胡銓

擊李昱斬之。淵殺杜用，丁順赴河北招討司自效。盜自是少衰。八月戊午，勝捷軍校陳通作亂于杭州。執帥臣葉夢得，殺轉運判官吳昉等，尋詔王淵兼領杭州，別置盜賊使以討之。甲戌，御集英殿試禮部進士，是科得胡銓。銓因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答云：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干戈，鋒鏑間，外亂內訌，而策臣數十條，皆質之天，不聽于民。又謂今宰相非晏殊，樞密參政非韓琦，杜衍、范仲淹，策凡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將冠多士，有忌其直者，移寘第五。壬戌，以李綱黃潛善爲尚書左右僕

邪正並用

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

呂中曰：自綱之入相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修政攘夷爲己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

人心安、它如修軍政、變士風、定經制、改弊法、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瓌經制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之計、朱子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謂此也、

庚午、更號元祐太后爲隆祐太后、時尚書省言元事犯后祖諱、請易以所居宮名、從之、乙亥、召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還行在、李綱罷、時傅亮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爲逗遛、令東京留守宗澤節制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李綱爲之請

潛善等不以爲然、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虚心觀之、旣而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付黃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才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爲安便哉、願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

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患禍非所恤也。會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為觀文殿大學士。浚論綱不已。乃落職。止提舉洞霄宮。凡在相位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兵益熾。關輔殘毀。而中原盜賊蠢起矣。

張浚不終  
伯彥必為  
所去惜哉  
不斷拚一  
去又拚一  
死何畏而  
不言

胡一桂曰。李綱為相。朝綱兵防皆已振整。方七十餘日。為汪黃所讒。張浚所論而罷。汪黃不足責矣。浚乃如是。深可惜也。

歐陽澈

壬午。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揭示綱請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途中。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為正。必速罷潛善輩。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



聚眾伏闕  
原非國法  
竟以此殺  
身  
潛善必非  
太學生布  
衣所能還  
亦非此時  
可退惟有  
李綱以去  
就生死爭  
方可做雖  
然天也奈  
何  
李猷

帝怒言若不亟誅將復鼓眾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  
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  
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于吾親食  
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  
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  
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于市四明李猷贖尸瘞  
之識與不識皆為流涕東字少陽丹陽人澈字德明  
崇仁人乙酉許翰言李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  
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見殺  
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于市吾在廟

復新鄉

堂可乎乃為東澈著哀辭而八上章求罷遂以資政  
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九月壬辰以金人犯河陽  
汜水詔擇日巡幸淮甸命淮浙沿海諸州增修城堡  
招訓民兵已亥封子粵為魏國公壬寅安置河  
北招撫使張所于嶺南戊申都統制王彥率岳飛  
等一十將部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  
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  
明日戰于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士皆歿戰又敗之  
會食盡請彥辟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  
戰于太行山擒其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

通鑑卷六十一 宋紀高宗一

武穆一去  
自全又全  
彥所謂先  
國家之急  
也

傳選  
孟德  
劉澤  
焦文通

單騎持丈八鍬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  
知彥不悅已遂率<sup>妙用</sup>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為留守司  
統制彥以屢勝因傳檄州郡金人以為大軍至率騎  
數萬薄彥壘圍之數匝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走諸  
將敗去彥獨保共城西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  
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  
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它意彥  
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  
兵首領傳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  
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

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若堅如鍊石未  
易圖也金人乃間遣騎兵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  
獲甚衆 巳酉軍賊趙萬襲常州執守臣何袞縱兵  
大掠遂犯鎮江知府趙子崧遁保瓜州 壬子張邦  
昌賜歿初邦昌偕居禁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以  
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  
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  
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  
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至是事聞下李氏于獄詞伏  
詔馬伸如潭數邦昌之罪賜歿并誅王時雍等 是

通鑑卷六十一 高宗一  
秋金闈母陷河間府雄州捷懶陷祁保州永寧順安  
軍惟中山慶源府莫邢洛冀磁絳相州久之乃陷

景衡不終

冬十月丁巳朔帝如揚州先是黃潛善汪伯彥力主  
幸東南會金人攻河陽汜水軍許景衡亦言建康天  
險可據帝從之詔淮浙沿海諸州增修城壁招訓民  
兵以備海道又命揚州守臣呂頤浩繕修城池至是  
謀者言金人欲犯江浙詔暫駐淮甸捍禦稍定即還  
京闕有敢妄議惑眾沮巡幸者許告而罪之不告者  
斬宗澤上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弃也晉景德  
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

澤不病死  
亦必死其  
手

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  
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  
建議輒為汪黃所抑二人每見澤奏至皆笑以為狂  
至是帝決意幸揚州時兩河雖多陷于金而其民懷  
朝廷恩所在結為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  
人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  
遣閻勅王彥各統大軍盡平賊壘望陛下蚤還京闕  
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即還闕願陛下  
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  
盡掃胡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奸臣之口以快

閻勅

徽宗未老而神欽宗守死不去皆中主也高宗負沙漠兩不共之仇乃作東南不振之計日方出而崦嵫人方壯而

天下之心。帝優詔答之。丙戌，王淵誘趙萬誅之。十一月戊子，竄李綱于鄂州，尋責授單州團練使，安置于萬安軍。軍賊張遇陷池州，遇本真定軍校，聚眾為盜，自淮西渡江，水陸並進，至是犯池州，入城縱掠，驅強壯以益其軍，守臣滕祐弃城遁。壬辰，選能專對者使金，問二帝起居，乃以王倫為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制曰：朕惟疆事未寧，親庭在遠，夙宵軫念，庶孝悌通于神明，物色求人，儻忠信行於蠻貊，眷茲久矣。今乃得之，以爾胄出公族，資兼勇智，言念主憂而臣辱，何有於生，如皆已佚而人勞，孰肯

倒行逆施忠臣無所措其手賢子孫不能施其救奔江山如少芥莠骨肉於鯨鯢非宋室之罪人也哉金不欲康王為質豈有窺其微者耶

當其責，雖淹回之未試，獨忼慨以請行，宜升郎秩之榮，仍委使華之重。朕既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勿憚徂征之遠，佇期歸報之休。其以閣門舍人朱弁副之。倫等至金，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留倫不遣，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所在，倫遂與弁及洪皓以金遺忠，潛通倫意，由是兩宮始知高宗已即位矣。先是淵聖自雲中徙燕山，始與太上皇相見，居于愍忠寺，至

是並遷于霄郡，霄古溪國也，在燕山北千里，既至居于相府院，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人尚在燕，金人計

通鑑卷之七十一 宋紀  
口給糧、監視嚴密、次者甚衆、金粘沒喝使烏陵思謀  
即驛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爲  
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  
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  
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况亘古自分南北、主上  
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論言未必然蓋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  
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  
大聖之靈、幸執事者贊之、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  
當盡達之、已而粘罕至、曰、比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  
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

康允之

侍郎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爲哉、人  
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粘罕不答、是  
後宇文虛中、魏行可、洪皓、崔縱、張邵相繼入使、皆拘  
之、乙未、以張慤爲中書侍郎、戊申、以顏岐、許景衡  
爲尚書左右丞、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知密州趙  
野見山東盜賊充斥、乃弃城走、軍校杜彥等作亂、追  
野殺之、軍賊丁進圍壽春府、守臣康允之拒却之、  
十二月辛酉、王淵討杭州亂卒陳通等、誅之、壬戌、  
青州敗將王定以兵作亂、殺帥臣曾孝序、癸亥、金人  
聞帝如揚州、起燕京八路民兵、分三道南侵、粘沒喝

金人分三路入

自雲中下太行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分遣銀朮可等攻漢上訛里朮兀朮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東分阿里蒲盧渾軍趨淮南婁宿與撤離喝黑鋒自同州渡河攻陝西粘沒喝至汜水關留守孫昭遠南走為叛兵所殺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衍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天兵之集兀朮乃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婁宿至河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冰過陷同州華州沿河安撫使鄭驤赴井歿驤字潜翁玉山人元符三年進士知溧陽縣有善政至是守歿金兵破潼關

劉衍

劉達

鄭驤死節

王瓌不終

王瓌弃陝州引兵遁入蜀中原大震丙寅張遇犯江州辛巳丁進詣宗澤降起楊時為工部侍郎兼侍讀時入對言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不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八

終